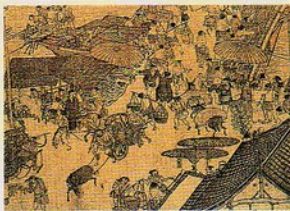


沈以正

試讀寶笈三編本清明上河圖(二) ——談人物屋宇與車馬——

《清明上河圖》所描繪者為北宋都城汴京東角子門內外兩岸的景象。(註一)中段以虹橋為主題，汴河至此成為焦點：由前端船隻曳貨的碼頭邊算起，到船隻倒下桅桿拉縴過橋，再延伸到繼續拉縴上行，或用櫓前後同時划船力爭上游的描繪，直到畫面頂端的漸行漸遠，以至消失的透視，可以清楚的認識到作者如何運用他個人的透視觀點，將有限的畫面，作無限感受的描述。從他由撐篙則拉縴漸引到划櫓，不但作了精密的敘述，也是親自體驗歸納出應予表達的各種水上生活的面貌。那種聲嘶力竭的呼叫，百口同聲；划櫓執篙者的全神貫注，在在都顯示出在水上討生活者的艱苦辛勞。米芾垢病關仝的山水多寫村里市驛的景像為格調不高。但實際生活赤裸裸的申訴，真是有血有肉，分外感人。



(作者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副教授)

二、
從河道的部分結束以後，重點轉到市肆的描繪。城牆外繞着護城河，有突起的巖槐和綿延不斷的楊樹林。民居沿河而建，順着河道消失。中間為十字形的街道，以土橋將城門與街道相連接。就圖本身來看，既未畫出水門，也未將汴河穿城的情形畫出，這與大都會本子和清院本等畫至金明池等是不同的。

(註二)至於是否依汴京地圖將虹橋以後的順城倉橋為此土橋作說明，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內。首先由橋中心部份的人驢共駛的雞公車附近的描繪，可以看出由於近畫面的底處，人物身軀顯得寬而扁，而驢腳的消失也作了合理的配合，可以發現因視線的轉移，人物的比例都有所變動，可見他觀審的精微處(圖一)。

在汴河的彎道下方為俗稱旅舍的腳店，是供行腳人口息宿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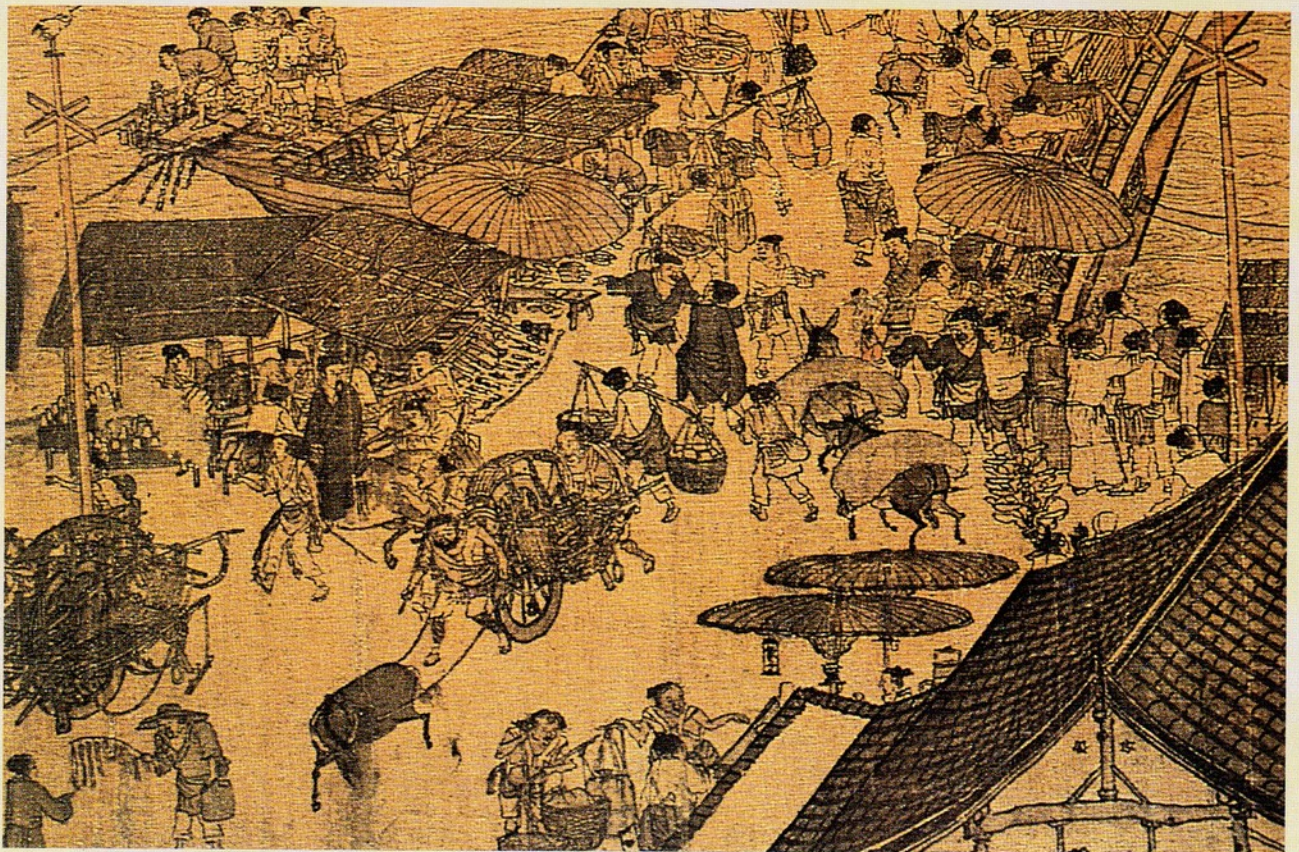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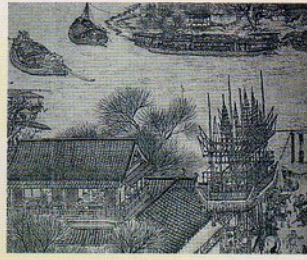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清明人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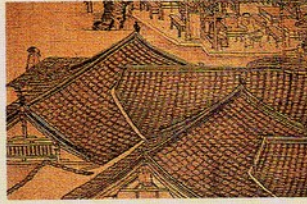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店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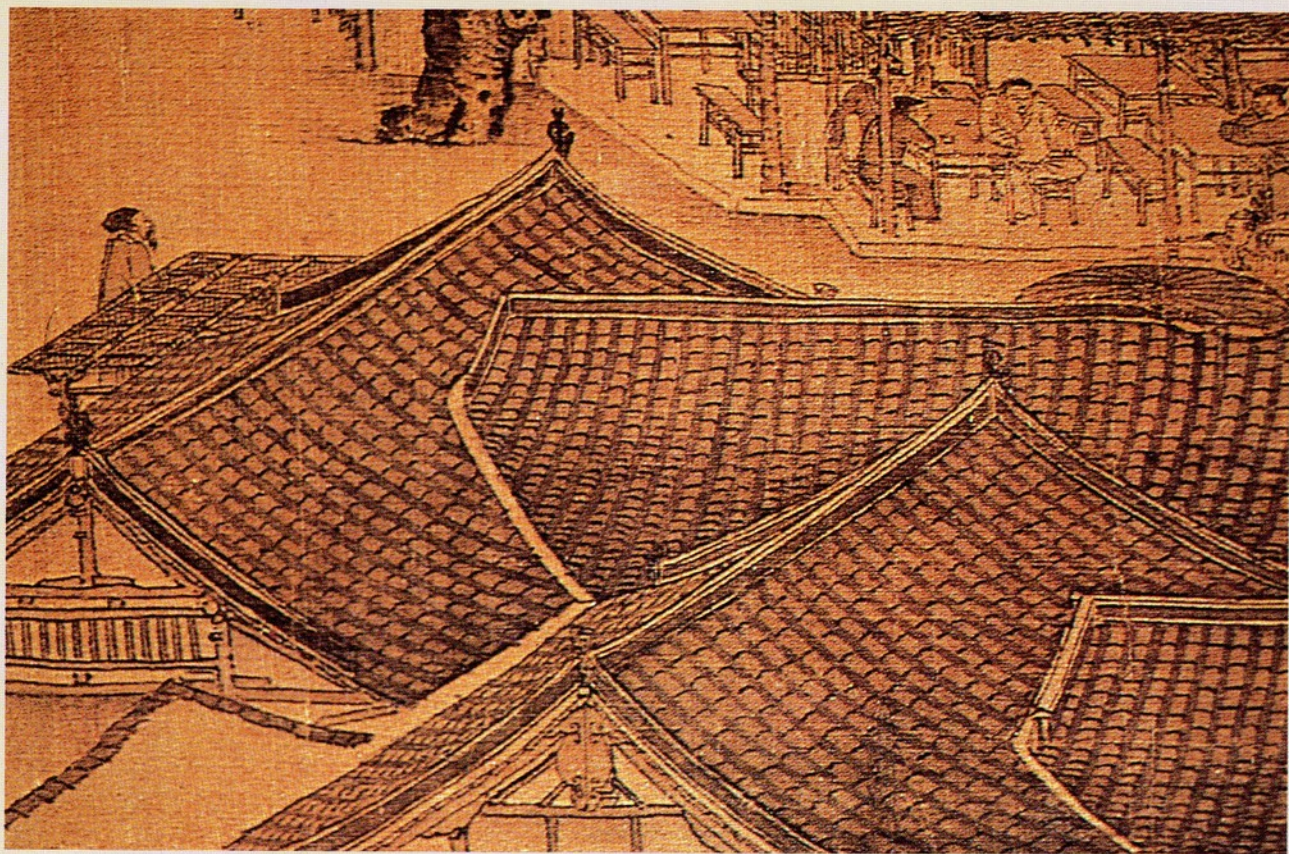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民房屋頂透視

店前有巨大的木構綵樓，飄揚着帘子。(註二)店內旅人扶闌而觀，看到熙來攘往人羣的喧嘩，也是賞心

樂事(圖二)。旅舍的居舍頗多，平地起高樓，成四合的院子，故屋舍的結構與汴河邊緣的一般民房自然

不同(圖三)。腳店的對面後側很自然安置了茶館與竹木蓋成的作坊，也是行旅息腳修理車輛的所在(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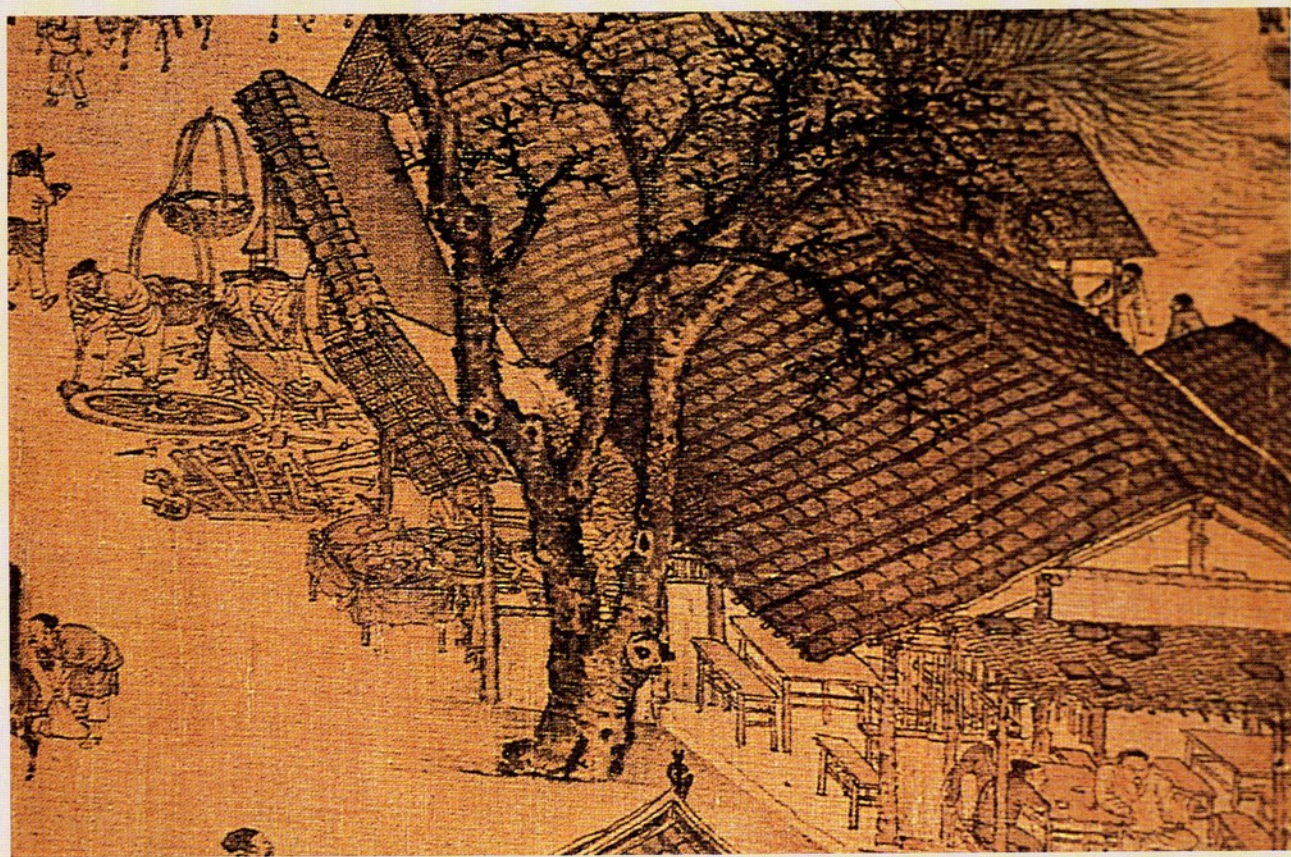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作坊休憩

四)。年代久遠的屋脊都不成平直形狀，所以樑柱屋瓦悉用手繪而不假界尺。董其昌評宋代夏圭作建築

謂：「樓圖不用界尺畫，信手為之，突兀奇怪，氣韻尤高」。觀所傳同列為張擇端的《西湖爭標》一圖，悉

用界尺，用筆方硬，遠不如此圖來得活潑。在圖四中左側，屋前延伸出一片涼棚，棚下正修整着車輛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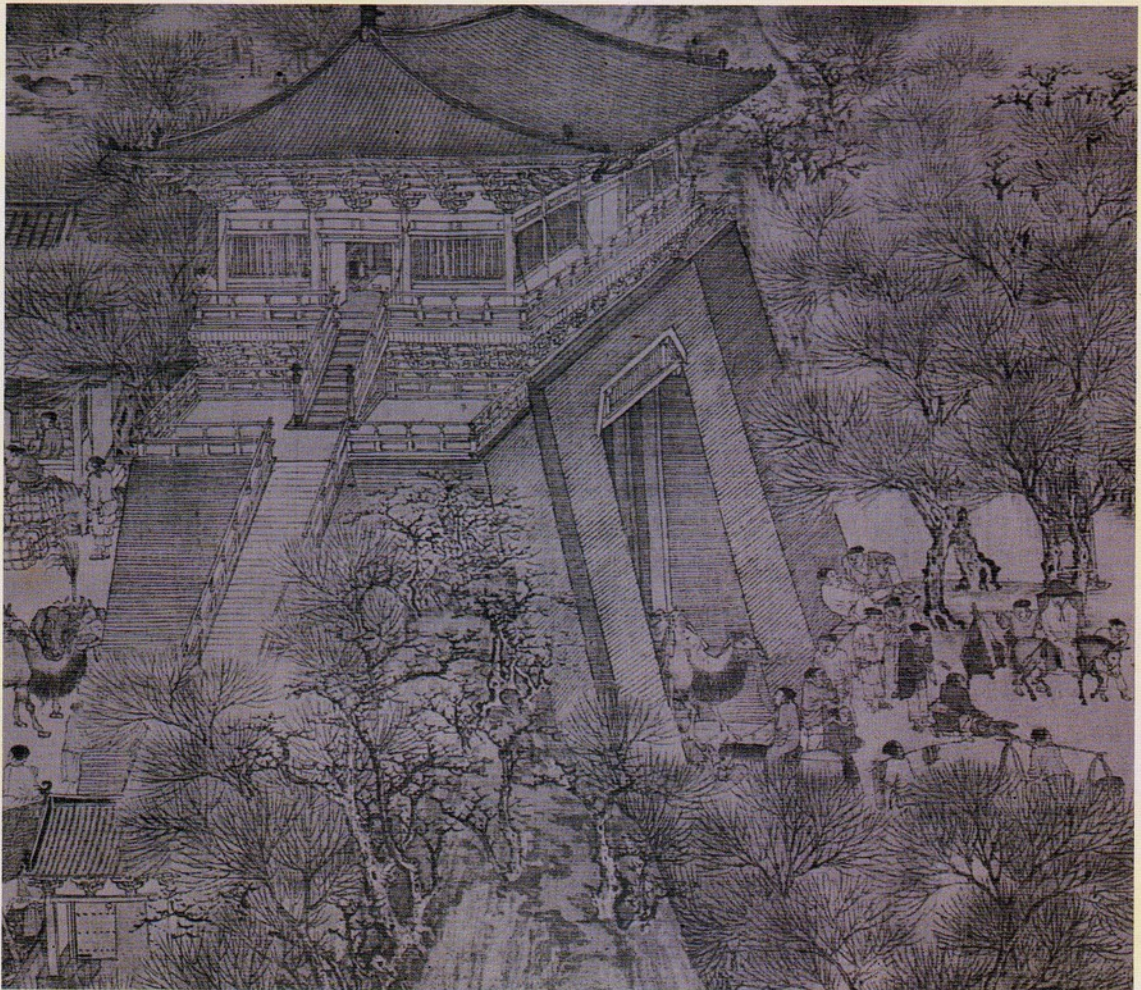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城門



圖6 楊樹遮住遠處



棚的透視為上寬下窄，這種由高處俯視的透視法，在國畫中是常常可見的。

城門為市肆與河道的分界，用楊樹巧妙地遮住了近處的城牆（圖五），遠處也以楊樹遮掩而後虛去

（圖六），刻意迴避了城牆本身的描繪，重點則集中在城樓上。屋頂開軒，檁桷以下的窗依透視法則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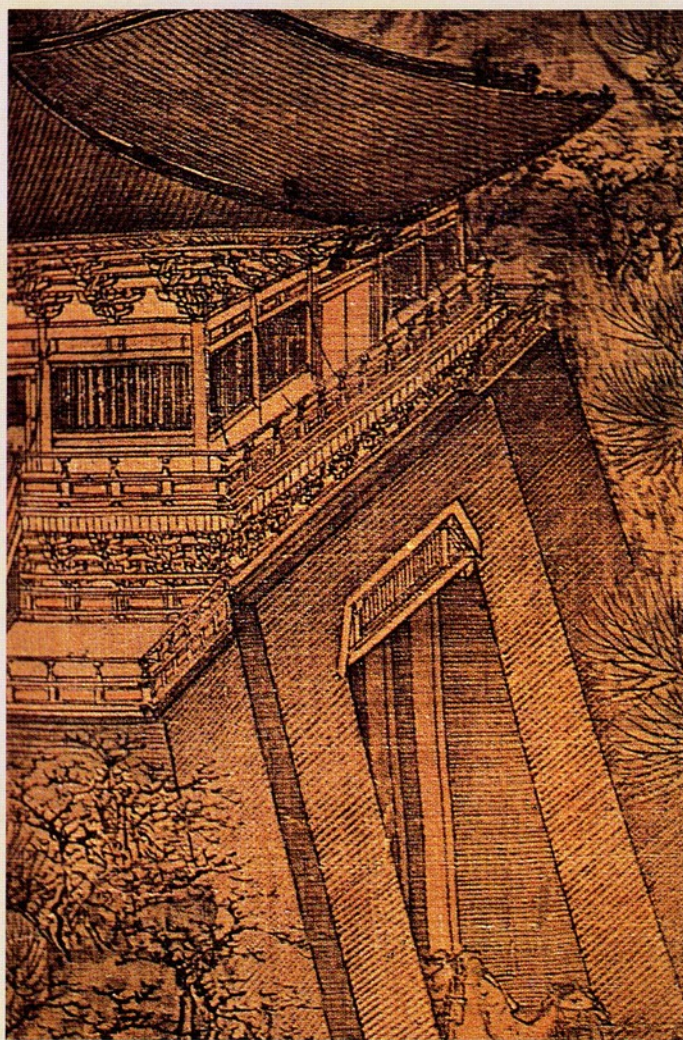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城樓透視



一點消失，城磚的方向也相同，極為精確（圖七）。市肆上較為突出的如香鋪，頂樓插滿了各種大型盤香。大陸行水陸道場或大型的法會，香自傍晚點起，直到次日早上仍嬈嬈吐煙不絕。門口有批貨的，買香燭的，畢竟是清明祭祖時節，所以特別加以精細地描繪（圖八）。

（註四）趙太丞為當時兒科名醫，兩側有丸散胃藥之店招，店內正為抱持的嬰兒診治，這也即大都會本中小兒收驚等祝由科的由來（圖九）。店旁有田字形井一口，二人正站立打水，另一人方擔桶前來。由站立姿勢，即可知肩部和腿部使力的情形，人物畫家在姿態的運動中，當適切把握肌肉的使用。清院本也有此段，以嘻戲為主題，比此圖較缺少嚴肅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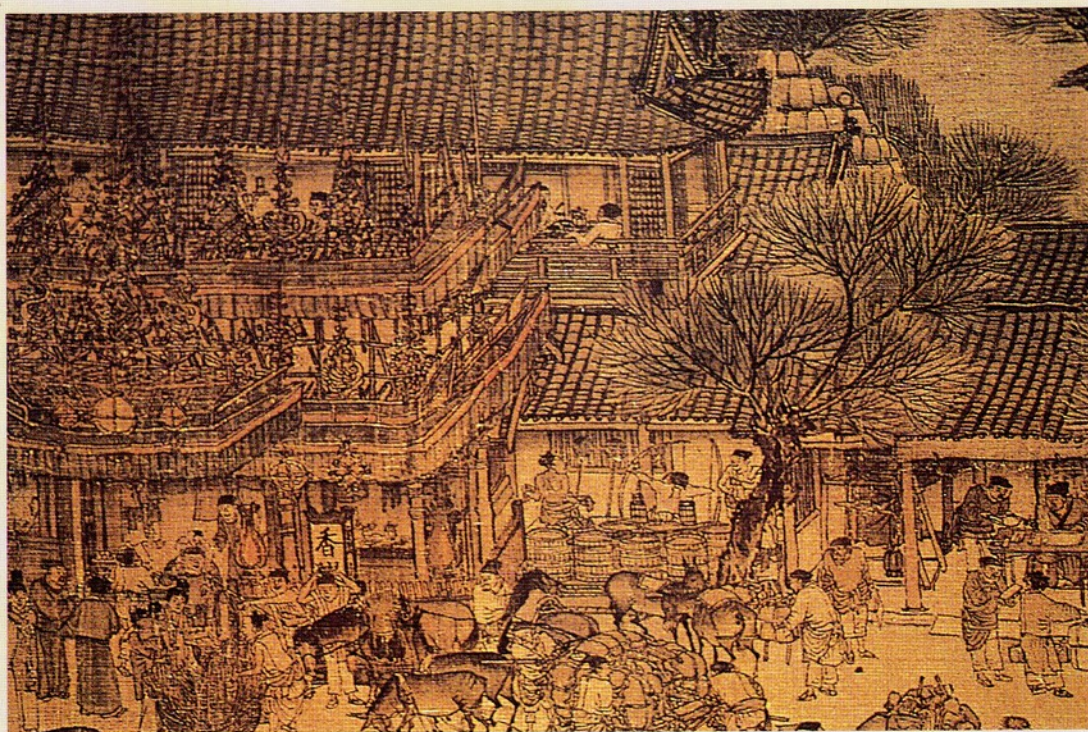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香燭店



圖9 趙太丞家



圖 10 牛車背面透視

三、

舟與車，為本圖表達的重點。金朝張著的題跋中即明言其本工界畫，尤嗜於舟車…。前面泛述屋宇及船隻，應將車馬的動態及透視觀點，畧加處理。

牛車主要的描繪應有兩組，均於城外橋旁之通衢中，前端的為由後向前的繪寫，由車的背側，續繪至半側的牛隻而達全見背後而前端微露牛首者。畫牛古代以唐·韓滉為最知名，有《五牛圖》傳世。傳漢者為戴嵩一家，韓五牛均為北方之黃牛，而戴氏善畫山澤間之水牛，因韓滉鎮浙西署嵩為巡官，所見均江南水陂澤國間的水牛的生態緣故。北地多黃牛，五牛圖雖有側面的寫法，不如此圖雖簡簡數筆，牛蹄的着力，肌肉的結構，無不臻神妙的境地（圖十）。另一組呈Z字形，前端一人緩步牽引為首的牛隻，緊隨的兩隻低首掙扎而行，肩部與足部的使力，正因由背向轉成側面，必須盡力向前。後方緊隨一車，御牛者左側彷彿正使力推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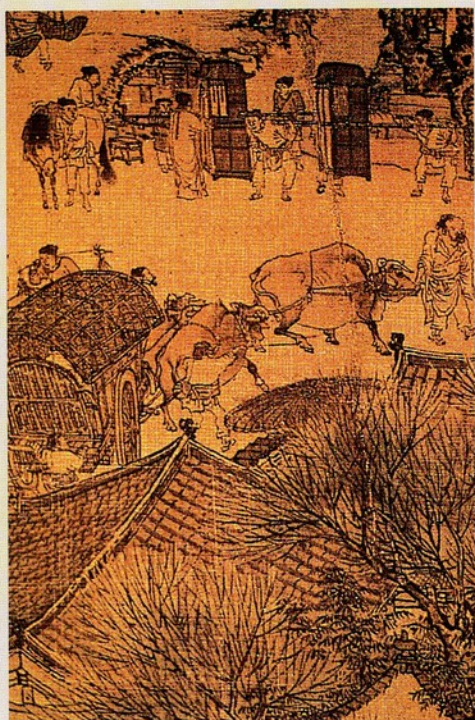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1 牛車透視

右側一人正舉鞭張口作吆喝狀，手中挽索，正指導牛隻轉向（圖十一、十二）。由此兩圖的說明，便知道張擇端不但透視精確，宋人作畫尊重意念的表達，從首牛轉後的悠閒，到轉輾而行的着力，人與牲畜間相互的呼應，都需用理念去解釋，生命力的擴充，方便精神外射，這是國畫的高妙，以「傳神」二字來形容的道理。

圖十三見於香燭店旁，二組驢車正疾奔而來，從正側面一組中有驢仰首長嘶的表情，一方面說明了奔馳的速度，也畫出了驢子善鳴的特性。駛者奔行於驢與車之間，一則使速度加大，同時也得隨時作適

當的控制。後一組從屋後出來，駛者舉手作控韁索狀，驢足舉步相同，蹄與首之間的協和，都作了適切的描繪。

四、

如果細將全圖車轎人馬細細敘述，仔細玩賞，不僅令人深深欽佩，更有意味無窮，嘆服不已的心境。每一小組中人與畜之間，都能體會其情感的流轉。用筆簡，卻能把握其神情與動態間的關係，絲絲相扣，如蟲蝕木，無不得其大趣。衣冠軒昂者神情高雅，販夫走卒勞動為生活而蹙眉低首，或縮肩諂媚，神情落寞，人間的辛酸苦辣，盡在圖中。宋人以理學為探知的基本意念，萬物的奇妙，都在靜觀之中。故宋畫求其「理」趣。「理」是包融天地萬物運行的最深原則，所以要窮理，也就是探索事物的本源，這是尋求宋畫的神妙處所不能不深深體會的。全圖用色僅以微赭和淺綠，用色淺則不傷墨，用不同層次的墨色不僅為了分明暗，更是點明為襯托物象的玄妙運用法則，前端有樹木屋宇，後側的人悉皆虛去，

衣着的重色與白色相互的間隔，都是匠心所到。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，千百年來發生的事端不斷，並非故國之思令人懷念，實是思想與技法完美的結合，令觀者無不傾心而擊節，不法者依其權勢而竊為己有，不能獲得者偽托而自眩，今天本子之多故不在話下，精彩動人實令人久久不能忘懷故也。

註釋

- 註1 城門與橋樑的說法甚多，此處採一般論述意見。
- 註2 清院本對金明池有深入的描繪，而此圖僅止於市街而不及宮牆，是否有所割裂，無法肯定。依其他本子看來，似應仍可描繪。
- 註3 徽宗出試題，傳言李唐即以「竹鎖橋邊買酒家」一題，竹林中僅微露酒帘而得第一，言徽宗喜其深得鎖意。見鄧椿《畫繼》。
- 註4 近日故宮學術研討會中論文述及是否清時時節的問題。此圖有掃墓歸城及刻意描繪香店，亦頗有對「清明」二字作點題的說明。



圖12 牛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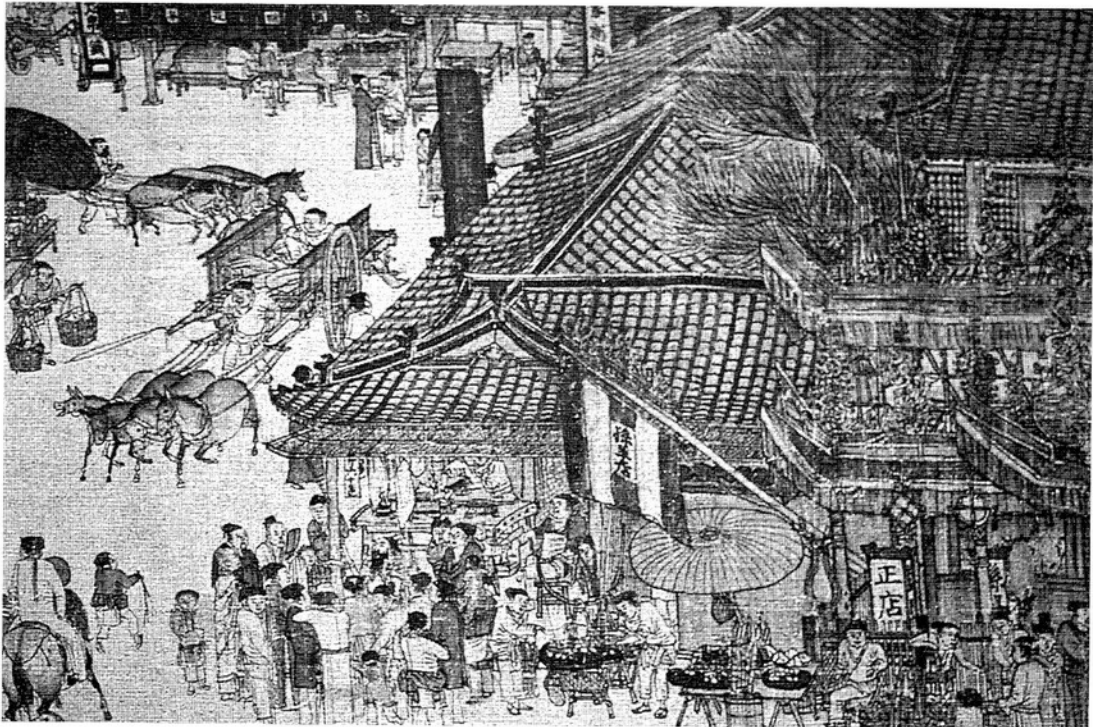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驢車透視